

论“圆满”

王元元

(新疆师范大学 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圆满”一词本系佛教用语,它来源于佛教的“大圆满法”,最早提出这一范畴的是17世纪格鲁派的藏族文学家兼佛教大师——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然而,纵观中国古代文论,虽没有明确提出“圆满”这一范畴,可是以“圆”论艺和对“圆”美的追求始终贯穿历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从诗词到戏曲、小说无一不涉及。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受佛教义理影响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向和民族心理也有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圆满;佛教义理;审美意向;民族心理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2-0089-03

一、“圆满”的来源

“圆满”一词系佛教术语,“十三界三千之诸法,倏然具足,谓为圆满”。东汉末年佛教传入我国,公元7世纪佛教正式传入西藏,经过200多年佛苯两教的相互排斥和融合,藏传佛教逐渐成为全民性的宗教。宗教对藏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藏民族的诗论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宗教的影响。佛教中的“圆满”观念就影响到了文学,成了藏民族诗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圆满”,来源于佛教中的“大圆满法”,最早是由藏族文学家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在《西藏王臣记》中提出的。书中多次论及“圆满”,《西藏王臣记》的全名为《西藏王臣记圆满青春欢庆杜鹃歌声》;在书序中说:“如风传来王圣旨,命我圆满此使命”^{[1]84};在松赞干布王朝事记处说:“远处引来圆满安乐的芳香气浓”^{[1]85};在“结尾献辞”中又说:“圆满绝妙佳辞,句义不掺杂”^{[1]87}。“运用十善法治,获得圆满吉祥,安乐无疆”^{[1]89}。罗桑嘉措强调文学作品整体的完美和谐,“字母珠联,结成宫墙院,现出诸宝砌成的天宫楼阁,阁甚庄严”^{[1]86}。将“文学作品当做诸宝砌成的天宫楼阁,以颂言散文相间七韵俱全的绝妙佳辞,强调了一种整体美”^{[2]182}。其实,第五世达赖的“圆满”观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是诗歌创作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既有诗歌重修饰与形式美的传统,又包含诗歌创作的思想性内涵。总之,他认为:“诗美存在于整体之中,是各局部与各因素之间一种完美有机的关系,这里面隐含着一种珍贵的、相互的系统思想。”^{[2]182}

罗桑嘉措是藏族古代诗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因而,他提出的“圆满”范畴也就

成了藏族诗论中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影响着藏族文学、及各民族文学的创作。

二、中国古代文艺中对“圆满”范畴的涉及

其实,纵观中国古代文艺,虽没有明确提出“圆满”这个概念,但是,对“圆满”的追求和以“圆”论艺传统,始终贯穿历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从书法、绘画和音乐理论批评,到诗词理论批评,到元代戏剧的圆满之躯,再到后来小说所追求的大团圆,无一不涉及“圆满”这个范畴。

我国以“圆”论艺的传统,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易经·系辞上》有“蓍之德,圆而神”,王弼注曰:“圆者,运而不穷。”魏晋起,“圆”被引入书画批评,晋卫恒《四体书势》有“不方不圆,若行若飞”的说法。刘勰最早引“圆”用来论文,在《文心雕龙·体性》称“思转自圆”,《风骨》又称“骨采未圆”。此后,唐代白居易、裴延翰等人也有论及。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中有“冰扣声声冷,珠排字字圆”之句,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也有“仲舅之文,……絜简浑圆”之说。究其大意,指的是从创作思维到植骨铺辞等各个方面的完满圆密。如钱钟书所言,为“词意周妥,完善无缺之谓,非仅音节调顺,字句光致而已”^{[3]14}。也即是说,从文学的准备阶段,构思阶段到文学的物化阶段,都体现着古人对“圆”的追求。

首先是构思阶段,魏晋时期,开始了文的自觉,也开启了人们对创作内在机理的探讨风气,临文构思也成为论者探究的热点。在这方面,刘勰的论述可以说是很详细的,在其论文专著《文心雕龙》中,曾多次论及此问题。《比兴》篇中有:“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吴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涣”。刘勰深知运思之于行

收稿日期:2014-04-05

作者简介:王元元(1990—),女,汉族,河南新蔡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

文的重要性,所以要求作者在构思之前,就要意存圆满;这样在揽接之际才不至于捻轻忽重。“圆览”一词与释家所讲的“玄览”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体性》篇中他又提出“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思转自圆”即无碍之意,指出正在览物这个直接经验外,还要学习经典这种间接经验,也同样要注意体“圆”和用“圆”,这方面做好了,可以帮助运思的圆通。

在运思阶段做到“思圆”,那么在具体创作中又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古代文论家又要求在“形之于手”的文学创作的物化阶段,做到“思圆”要具体落实到具体的音声字句上。故多有“声圆”、“字圆”、“辞圆”、“句圆”、“语圆”等说法。刘勰不仅强调了运思之“圆”,也强调了音声字句之“圆”。如《风骨》篇“骨采未圆”之说;《封禅》篇“辞贯圆通”之说。谢朓有“好诗圆美如弹丸”的说法,之后,唐代元稹《善歌如贯珠赋》有“引妙啖而一一皆圆”之句,到了宋元时期这种说法就更普遍了,特别是江西诗派的盛行,江西诗人从“活法”的角度,对所谓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做了论述。句法之说大兴,诗歌句法能否“圆熟”、“圆活”成了许多人关心的话题。元明清在诗歌方面对“圆”的论述也不乏力作,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王国维先生曾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初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0]如他所论,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元代杂戏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并在内容、体制和审美等诸方面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元代戏剧的剧情结尾就是特色之一,这种在剧情结尾做一个圆满的了断,对后世的叙事性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一种叙事的模式,成为了后世文学的一种典型模式。

元代的大多数剧作,不论喜剧悲剧,在结尾处大都有一个相同或相似的模式:即所谓“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11]即使是被誉为元杂剧四大悲剧的《窦娥冤》、《赵氏孤儿》、《汉宫秋》和《梧桐雨》等也不例外。四剧都演绎了悲剧冲突发生、发展、高潮到结束的完整过程,但剧情却没有以主人公的毁灭作为结束,而是都做了一个类似皆大欢喜的处理:窦娥最终沉冤得雪,赵孤除掉奸臣,昭君入梦、延寿斩首,李杨长生殿排宴。同样的模式在元杂剧四大爱情剧中出现,此外,在元代的神仙道化剧《陈抟高卧》、《岳阳楼》等剧作中也有类似的结局。这种剧作在结尾都给大

多数人一个可以接受的、圆满的甚至是理想的结局,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圆满之趣”。这种戏剧模式,不仅与国人的民族心理有关,还与中国的传统的审美意向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予以论述。总之,“圆满”范畴,虽不是很早就被提出来,但是我们对“圆满”的渴望和追求却不曾间断过。

谈完了元杂剧,我们再来看看一代之文学的明清小说,是不是也渗透着这种对“圆满”的追求?明清小说有很多种类,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作了分类,我们就举其中的部分来探讨这种“圆满”之趣。在才子佳人小说中,鲁迅曾说:“大率才子佳人之事,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中国小说史略》第20篇)试看《玉娇梨》、《平山冷燕》等小说,无一不是:秀才落难,小姐钟情,丫环牵线,花园相会,馈赠表记,私订终身,女方父母阻挠,好事多磨,秀才发愤考中状元,才子佳人奉旨完婚,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在神魔小说中,如《西游记》、《封神演义》中,也是唐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得道成佛,封神榜中的众神也得道成仙;在人情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及奸淫邪佞之徒也没有得到善终;在侠义公案小说中也无一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便是《红楼梦》,鲁迅先生也认为后四十回高鹗所续仍是有希望之火,不能算彻头彻尾之悲剧,他认为这是国民性的弱点:“盖我国人之思想,事事必求其圆满。”(《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由此来看,对“圆满”追求并不是某一特定时期的特殊趣味,而是国人一直以来都偏好的理想。

三、中国历代文艺追求“圆满”原因

纵观中国历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对“圆满”的追求始终不曾停歇,这仅仅只是一种巧合吗?并不竟然。对于这种美学追求很多大家也做出了自己的猜测,“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以挟乐天之精神故,故往往,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三章)与王国维有同样看法的还有李泽厚“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10]而胡适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悲剧的观念——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

笔者以为,这种根深蒂固的美学思想,首先,这与佛教义理的影响有关。“佛教大悲大怨的人生悲

剧观加深了中国文艺中的悲剧感,同时也宣扬了忍耐哲学与虚无意识;其因果报应论、宿缘论内化为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后,影响了“大团圆”结局的产生,缓和了悲剧性作品中的矛盾冲突,削减了悲剧的审美效果,这些对中国美学意识乃至整个民族精神仍有一定的影响。^[7]佛教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论,不仅让大多数人感到公平,而且也满足了他们对“圆满”的审美追求。好人最终会有好结局,恶人最终会受惩罚的大团圆结局小说安慰了民众的心灵,支撑了民众的精神,让他们在美好的愿望中寻求心理自足。

其次,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中庸之道和“天人合一”即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最高境界的圆满思想有关,这种哲学思想反映在美

学上即是以“中和为美”,映在文学上则是追求“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它缔造了带有民族共性、以祈求圆满为人生境界的意识习性,这种意识习性以集体无意识长期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或显或隐的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审美心理和观者的审美期待,就此而言,对“‘圆满’的追求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审美观照交融下生成的一道文化景观。”^[8]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从未放弃过对“圆满”的审美追求,从先秦至明清,甚至现在我们依然对“圆满”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愫,这不仅与佛教“善恶有报”的观念深入人心有关,还与我们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哲学观、文学观、美学观等有关,它是我们民族长期以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和审美心理的体现。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买买提·祖农,王弋丁,王佑夫.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 [2]王佑夫,艾光辉,李沛.中国民族文学批评史[M].香港:国际教科文出版社,2004.
- [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4]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 [5]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7]蒋述卓.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中的悲剧意识[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1).
- [8]吴宪贞.元代戏剧的圆满之趣及其美学阐释[J].温州大学学报,2011(4).

Discuss On Perfection

WANG Yuan-y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54)

Abstract: Perfection is a word from Buddhism, it is the root of Buddhism's "dzogchen". The category is first put forward is the fifth dalai lama — Awang Luo Sang Gyatso who is the Gelug sect of Tibetan literature and Buddhist master in 17 century. However, throughout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Although not explicitly put forward the "perfection" this category, the "perfect" on art and the " perfect " the pursuit of beauty have always run through the literary cre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poetry to opera, novel without involving. The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in addition to influence by the Buddhist theor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and aesthetics intention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have a certain relationship.

Key words: perfection; Buddhist theory; aesthetics intention; national psychology

(责任编辑:董应龙)